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嘉祐集卷十四

宋 蘇洵 撰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絶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

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絶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絶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

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不具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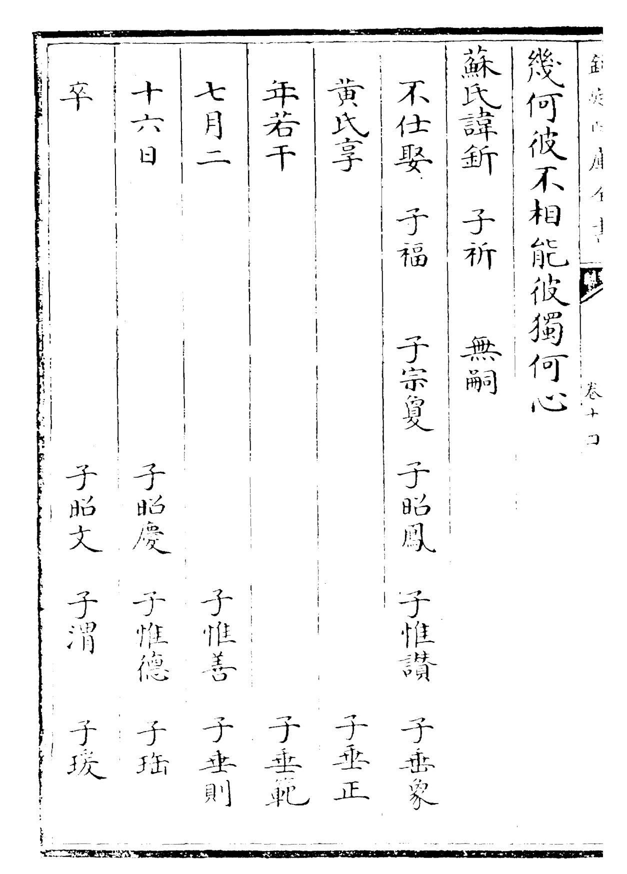
蘇氏族譜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

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

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與手其能



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釬　子祈　無嗣

不仕娶　子福　子宗宴　子昭鳳　子惟讃　子垂象

黄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珤

卒　子昭文　子渭　子琰

子沆

子浩

子漸

子洙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暐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艮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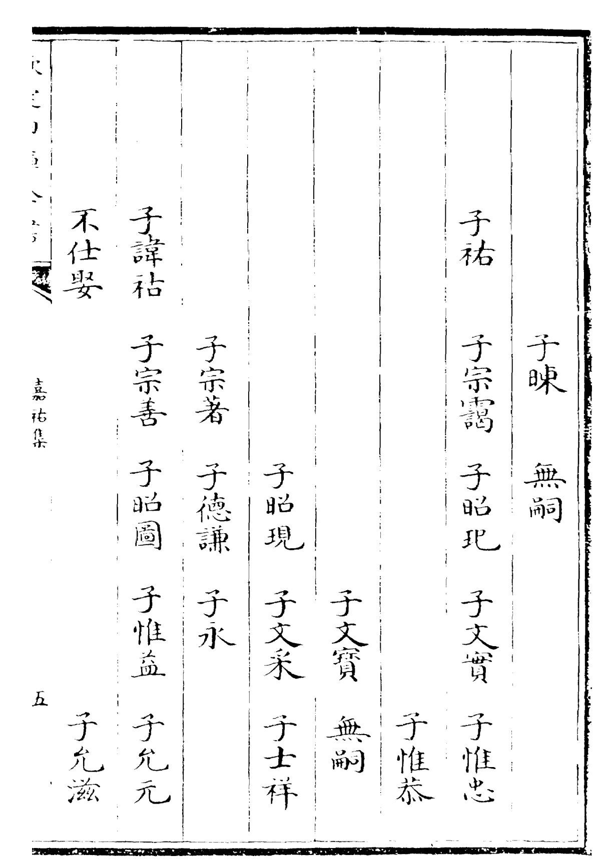
子晙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暕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賓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祜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四七月 子宗晏 子昭 無嗣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哲 子珵

辛 子瑜

子德升 子淳 子冊

子德元 子汶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　仕至大　子佾
宋氏享　理評事　子渙
年五十　娶史氏　子洵
一六月　享年七
八日卒　十五五
月十一
日卒
子宗晁　無嗣　娶桯氏享年五十八四月二十五日卒

子德　子子勲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次曰籛為

彭祖次曰來言為曾人次曰安為曹姓李曰季連為羋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

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味玄味道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

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内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葢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幷州刺史章自幷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

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

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為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

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

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為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敎太史其後

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譏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幷州刺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幷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幷州刺史章至益州

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為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

自曾祖釿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黄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祜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葢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髙才大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鋭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苖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

之丹稜祖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踈皆敬愛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棄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

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訶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盡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棄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之

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之先子云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歷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為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為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為已而厚於為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敬

人以為謟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為怪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為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

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為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

與從宦於朝然其才氣則旣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一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别子由别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無窮皆世自為處别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

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曰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為大宗之法云爾故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為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

侯後世君子有採焉

别子

一世　别子之適子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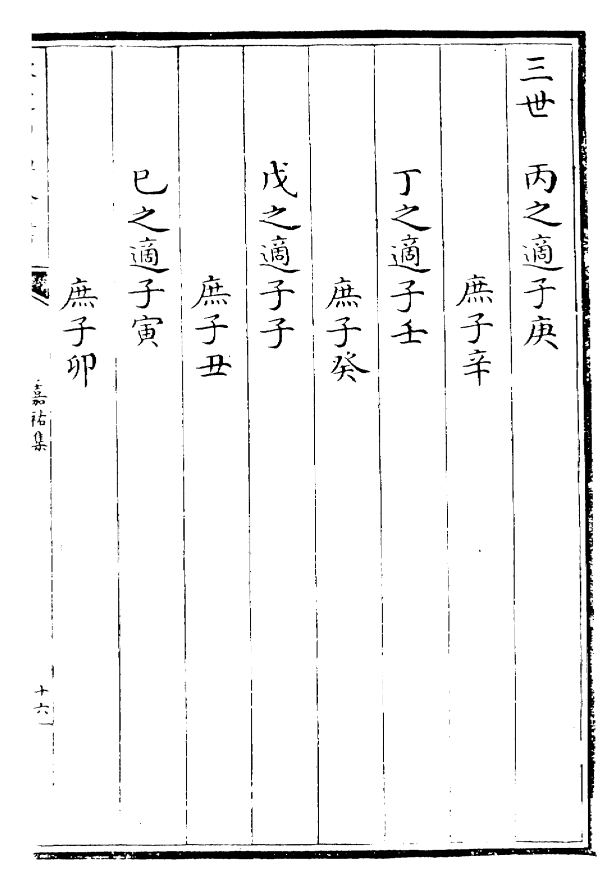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巳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輙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

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

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

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揺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嘉祐集卷十四

嘉祐集卷十五

宋 蘇洵 撰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

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

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其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

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

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糸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

麻芃芃倉庚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歳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脱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

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能禦
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
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
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
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
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
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
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

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

院以成是為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夭又五年而次女卒至於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

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遥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葢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寃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人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汩没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脱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

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

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嵗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在葬書為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洌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為

老翁井問其所以為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于泉上就之則隱而入于泉莫可見葢其相傳以為如此者久矣因而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閔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為銘曰山起東北翼為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斂以為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

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荆州畫像賛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為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荆州或象其儀白髪紅顔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吴道子畫五星賛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於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葭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鑱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寠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戚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飛飈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

執筆與紙凝然不噐妝非今人脣傳黑膏惟是五星筆勢莫髙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茍不言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

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逺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蜲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

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

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

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題張僊畫像

洵嘗於天聖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觀無礙子卦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乃云張僊也有感必應因解玉環易之洵尚無子嗣每旦必露香以告逮數年既得軾又得轍性皆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

矣故識其本末使異時祈嗣者於此加敬云

送吴侯職方赴闕序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始不强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湖之沙礫而太山之谷納一石而不加淺於是有量見物横於空中首重而末舉於是有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

而度量權衡者因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闕至於後世有作者出以為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於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欹水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嗚呼殆矣吾見其朝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蹈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從而義存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為人心之

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為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强之也强不能以及遠使人之心不忍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為仁矣乎嗚呼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吳侯職方有名於當時其胸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踸然務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

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于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為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為此官矣哉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

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

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彼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冐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於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歲在已亥月在子培

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彦輔文

嗚呼彦輔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彦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蚔蟓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幨幨其帷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彦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來前天髙茫茫

慟哭不聞誰知此究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寳元子以氣豪縱横放肆隼擊鵬騫竒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呌讙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懽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顔飛騰雲霄無有逺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窻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歷丁亥詔策告罷子將西轅慨然有懐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

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呌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强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

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稾爲予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彦輔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卧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任氏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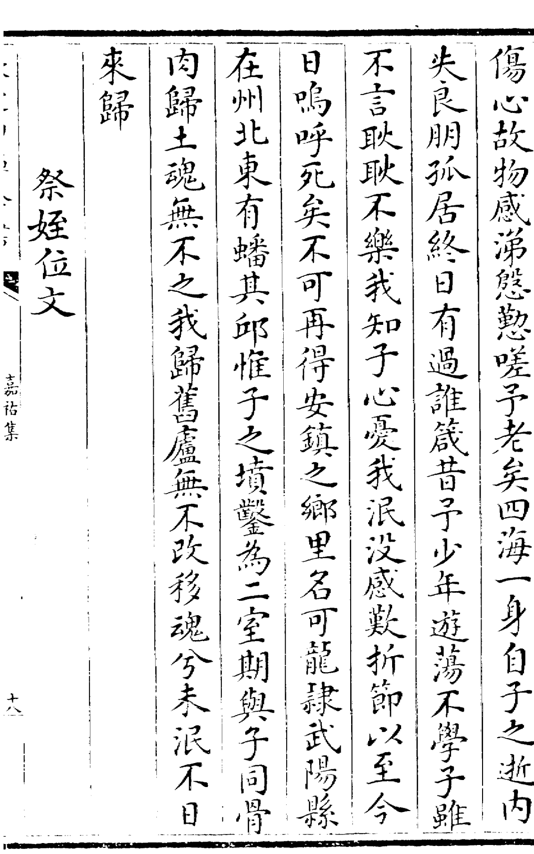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歔歔姊不

永存後益以疎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爲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鑒尚饗

祭亡妻程氏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

反復求思意予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
避誰當我獨悲予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
與轍僅存不亡咻呴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
聞晝夜孜孜孰知予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
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
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煒煒歎驚
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
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



傷心故物感涕懸懃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遊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邱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於亡姪之靈曰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國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皆旅於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復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

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殁之五日汝家將殯汝於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别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弔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拆先君殁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棄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

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是歎嗟傷心悲不能止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録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

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

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

歟公羊之説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録聞奏

賀歐陽樞密啓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之舊一歴二府遂超百官既無跋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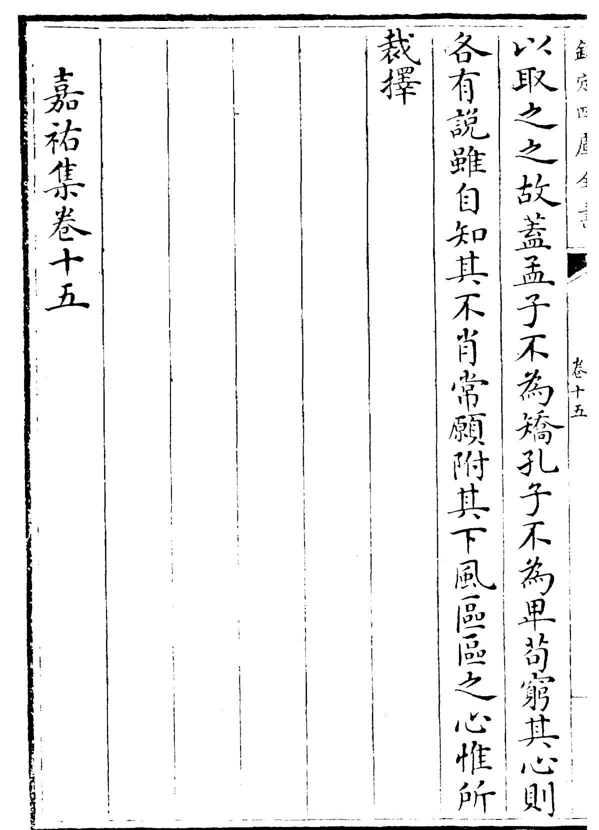
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史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謝相府啓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

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慚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將復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

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刑威所加不暘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顧名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



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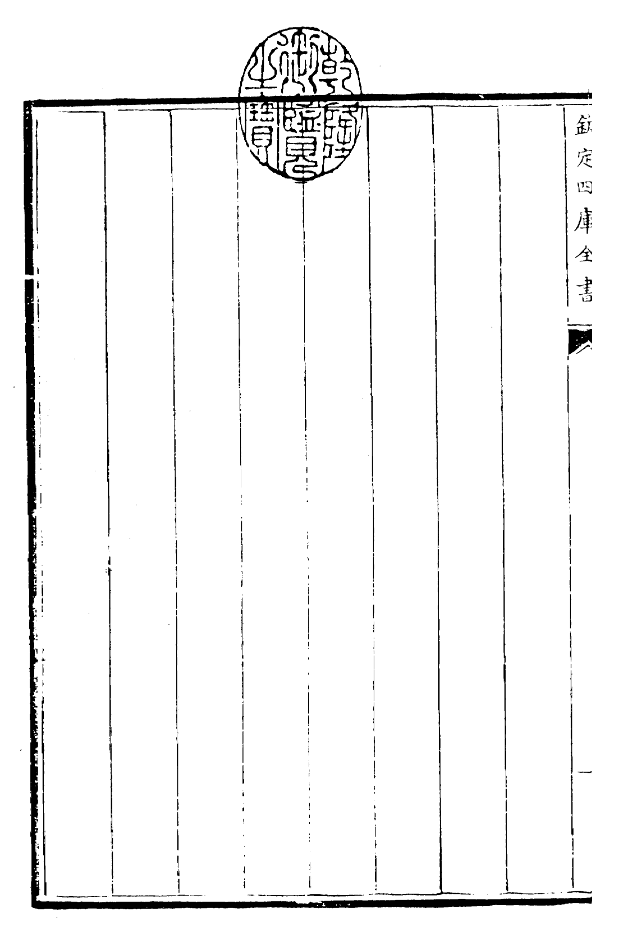
嘉祐集卷十五

謹案卷十四第六頁後五行出於高陽按别本高陽作顓頊

第十頁後一行其後周室衰刋本室譌宣據别本改

卷十五第二頁後三行於我心有不釋焉按别本釋作懌

第三頁前一行為人慷慨有大節刋本脱為人二字下又脱大字據古文淵鑒增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沈瑞錦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嘉祐集 卷十六 附錄上 下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六 集部

嘉祐集卷十六

宋 蘇洵 撰

雜詩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霾霧爲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爲我百訴豈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鴟鳩穀穀晨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爲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縶我于廐乃不我駕遇我不終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寧彼我傷人不我顧無子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箠不却為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畀我子欲已我我惡我所為盍奪我有子欲不觸盍索之芏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蔑蔑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

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為踽踽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罇羞籩不時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期子于賢

顔書四十韻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為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

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鬬羌夷新造勢尚弱胡為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真數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奈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鰭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惜哉我生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不死狀慰此苦歎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

生迹往往或子遺此字出公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
書筆墨紛訛凝思其平生事豈忍棄路歧況此字頗怪
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畫迺應和關
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自
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
與箕骨嚴體端重安置無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
楣古器合尺度法物應矩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畀
虞柳豈不好結束傾躡筆法未離俗庸手尚敢窺自

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車會百木斤斧所易為團圞彼明月欲晝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吁嘻

歐陽永叔白兎

飛鷹摶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兎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寛穴處頗自好高飈動槁葉羣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獵夫指之

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擣

答二任

魯人賤夫子丘乎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奈何鄉閭人曾不為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居出無車昨者入京洛文章被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葩我道亦未爾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鬖鬖重祿無意取思

治山中畬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為水中植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谽谺翫此可竟日胡為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顧為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閒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令將治園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詩遂道此

意景同志余言異日可以知余之非戲云爾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慼恐我後世鄙且愚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夭札衣冠堂堂偉丈夫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厭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濶足狐兎水種陸取身不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

行看嵩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寛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鬟大雪冬没脛夏秋多蚍蚖乗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顔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絶頂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歎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躡雲霞垂

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朅來遊荆渚談笑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榦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攔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漫走塵土耳囂目眵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土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

念中夜戍慘然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螺棘自是識嵩岳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睫青巑巑迤邐見終南魁岸蟠長安一月看三岳懐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倚山棧黄緣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鋋虛閣怖馬足險崖摩吾肩左山右絶澗中如一繩慳傲睨駐鞍轡不肯驅以鞭累累斬絶峰兀不相屬聯背岀或逥峻遠鶩如爭先或時度岡嶺下馬步險艱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

上劒閣勉强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煙及下鹿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挹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强烈不可干餘潤散為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高僧言閉以絶勝境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巖谷行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虔五嶺望可見欲往苦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羣巒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

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絶壁横三方有類大破鐶包裹五六州倚之為長垣大抵蜀山峭巉刻氣不温不類嵩華背氣象多濃繁吳君潁川秀六載為蜀官簿書苦為累天鶴因籠樊岷山青城縣峨嵋亦南犍黎雅又可到不見宜悒然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餐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著意看

上田待制

日落長空道大野渺茫茫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强山大地脈厚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梁少年事游俠皆可荷弩槍勇力不自驕頗能啖乾糧天意此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累鬬兩剛方今正似此猛士强如狼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脱甲森不顧袒裼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蹴蹴不敢當當之負重責無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洸洸右手握麈尾指揮

據胡牀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為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然棄鄉廬劫劫道路閒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堅卧固不起芒背實在肩布衣與肉

食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罷慼驅車入京洛
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傳佚顧得説肺肝貧賤吾老矣不
復苦自歎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惝怳
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黄
滿田秦民可無饑為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塡其
咽西蕃久不仄老賊非常然士飽可以戰吾寧為之先
傳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烽火尚未滅何策安西邊傳
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偕念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所陪拜君以為兄分密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頹我子在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為吏天一涯我又厭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區區老吾儕況從與君别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衰病侵筋骸二子皆已冠如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目秀且佳人事知幾變會合

終不諧昨者本不出豪傑昔見咍鬱鬱自不樂誰爲子悲哀翻然感其說東走陵巔崖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詼君顔蔚如故大噱飛塵灰我老應可怪白髪垂兩顋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賢俊非獨步故舊每所乖作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諸侯當時不之知爲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慫尤置之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為羣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干諸田顧彼二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誠自信誰能卹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濵勉强聽鄉里垂老西遊秦自顧未為壯徒為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閭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白馬渡滙水紅旗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平生

浪遊處何者哀王孫壯士勿齷齪千金報一飡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即鄰里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嗟君本篤學寤寐好文字往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名家亂如髮棼錯費尋理今來未五歲新傳動盈几又言欲治易雜說書萬紙君心不可測日夜湧如水何年重相逢䄵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亂子易中意茶易兩無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辭嚚乞靜得此守走兎入藪魚投津徐州勝絶不須問請問項籍何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游戲欲及晨霸王事業今已矣但有太守朱兩輪還鄉據勢與古並豈有漢戟窺城闉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汴水春

藤樽

枯藤生幽谷蹙縮似無材不意猶為累刳中作酒杯君

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哀意方多感爲君當數開藤樽結如螺村酒緑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爲席白石可爲几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老尚喜事羡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邊誰知脱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始得縣翺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天欲翻浩蕩呑九野閑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廛未嘗見大

物不識天地寛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去年作邊吏出入烽火間儒冠雜武弁屢與氈裘言又當適南土大浪泛目前胸中芥蔕心吹盡為平田陳湯喜形勝所至常縱觀吾想君至彼胸膽當豁然

送吴待制中復知潭州

十年曾作犍為令四詠嘗聞慼俗詩共歎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翁子馮翊猶將試望之船繫河隄無幾日南公應已怪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歳江湖得郡喜今行卧聽曉鼓朝眠穩

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蓴菜長高風吹旆縴船獰

到家應有壺觴勞倚頼比鄰不畏卿

從叔母楊氏輓詩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凄涼葬舊林白髪已知鄰里暮

傷懐難盡子孫心幾年贈命涵幽壤當有銘文記德音

千里緘詞託哀恨嗚嗚引者涕中吟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還家番番翠蔓纒松上簇簇朱梅入竹花容慢空勞嚴置兕酒多無用早成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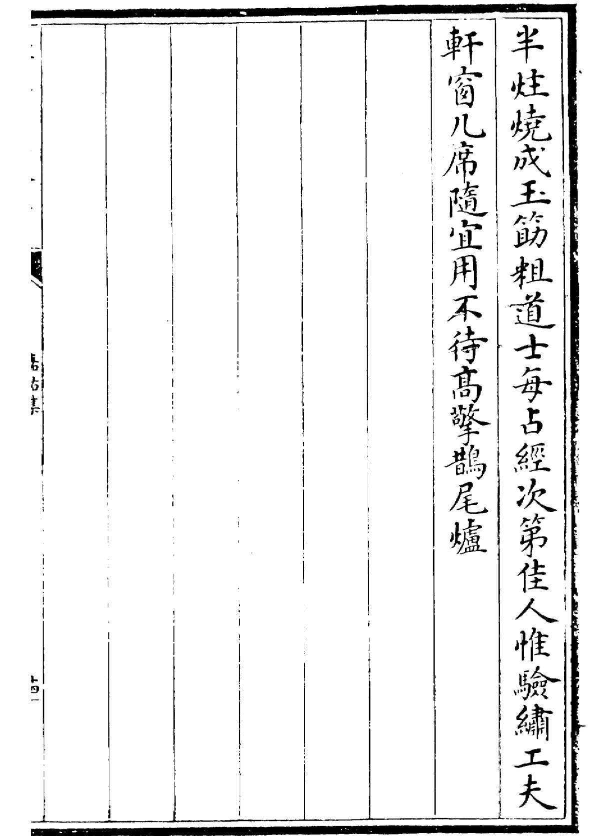
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厭事共邀終日飲渴春先賞未開花客來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冷蛇

衰病不勝杯酒困醉歸傾倒欲乘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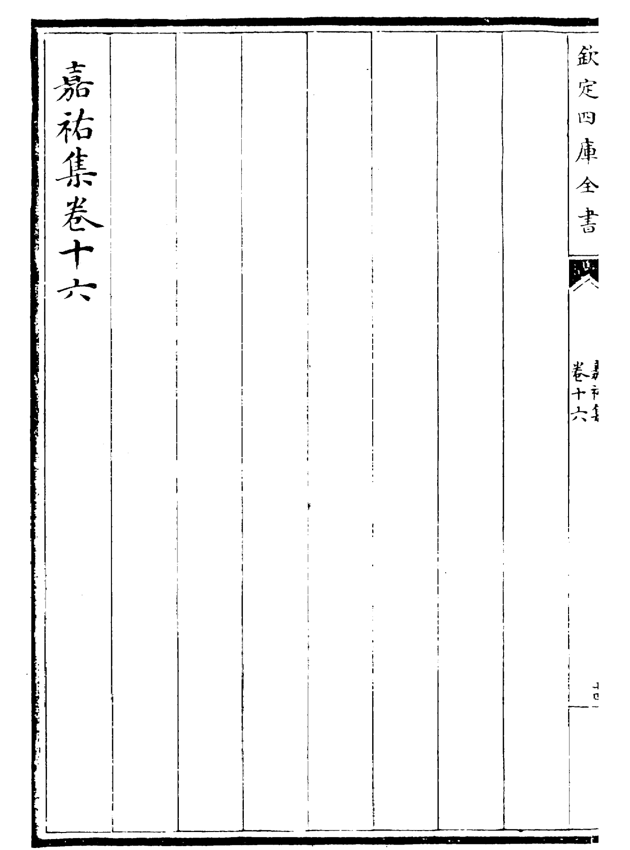
香

擣麝篩檀入範模潤分薇露合雞蘇一絲吐出青煙細



半灶燒成玉筯粗道士每占經次第佳人惟驗繡工夫

軒窗几席隨宜用不待高擎鵲尾爐



嘉祐集卷十六

嘉祐集附録卷上

宋 沈斐 輯

老蘇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

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惾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閒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

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户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户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遟其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

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修為上其書名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

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過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孫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唯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曾高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旣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武陽縣君程氏墓誌銘　　司馬光

治平三年夏蘇府君終於京師光往弔焉二孤軾轍哭且言曰今將奉先君之柩歸葬於蜀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銘子為我銘其壙光固辭不獲命因曰夫人之德非異人所能知也願聞

其略二孤奉其事狀拜以授光光拜受退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婦職孝恭勤儉族人環視之無絲毫鞅鞅驕倨可譏訶狀由是共賢之或謂夫人曰父母非乏於財以父母之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為甘此蔬糲獨不可以一發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於父母誠無不可萬一使人謂吾夫為求於人以活其妻子者將若之何卒不求時祖姑猶在堂老而性嚴

家人過堂下履錯然有聲已畏獲罪獨夫人能順適其志祖姑見之必悅府君年二十七猶不學一日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為因我而學者子茍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數年遂為富家府君由是得專志於學卒為大儒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書勿效曹耦止欲以書生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

以厲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無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又同登賢良方正科自宋興以來惟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所對語尤切直驚人由夫人素勖之也若夫人者可謂知愛其子矣始夫人視其家財既有餘乃歎曰是豈所謂福哉不已且愚吾子孫因求族姻之孤窮者悉為嫁娶振業之鄉人有急者時亦賙焉比其沒家無一年之儲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于鄉里其年十二月庚子葬彭山縣

安鎮鄉可龍里享年四十八軾登朝追封武陽縣君凡生六子長男景先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嗚呼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況如夫人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非識慮高絶能如是乎古之人稱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本於閨門今於夫人葢見古人之可信也銘曰

貧不以汙其夫之名富不以為其子之累知力學可以

顯其門而直道可以榮於世勉夫教子底於光大壽不
克德福宜施於後嗣

老蘇本傳　國史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數舉進士賢良不中當至和嘉祐
間與其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洵權衡論
策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為雖賈誼劉向不過也以
其書獻得召試而洵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會詔太常
集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

城縣令姚闢同編纂為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奏未報而洵卒贈其家銀百兩絹百匹以其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與軾轍皆善為文而修所獻洵機論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形機變之言也

老蘇先生哀詞并引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户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葢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畧如是而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歡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内者未甞不在此

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者皆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名試舍人不至特用為試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

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
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大臣至閭巷
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
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三卷藏於有司又為
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
聰明辯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
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
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以明允之喪歸

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辭以哀之銘將納之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余辭不得乃為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强閲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决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吕兮和宫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老蘇先生哀詞

章望之

子之生兮岷峨之英子之振兮汴都之傾爛文采兮曄其聲名奄忽逝去兮漠然其靈魂之逝兮幽墟骨之葬兮蜀山之隅猿哀吟兮烏叫呼神氣如無兮寧與物俱日舒曉兮月開夜風雨晦明兮寒暑變化魂冥冥兮何在其疾其徐兮四維上下獨播世兮休譽不試之嗟兮何時而罷

老蘇先生祭文

蒲宗孟

嗚呼天有靈氣不知自秘無物得之獨先生兮歛為才智地有靈光不知自藏無物得之獨先生兮發為文章先生之才非衆人之才也凌厲勃鬱駕空鑿窑超後無前兮自為紀律先生之文非衆人之文也健緊遒壯排山走浪談笑睥睨兮若無巧匠峭華絕頂長松孤勁拔俗撤崖兮未足方先生之行泰山飛雲溶洩繽紛盤空繞日兮未足為先生之文嗚呼在古有人猶得而踐獨吾先生不可為而可羨出入馳驟兮千態萬變縱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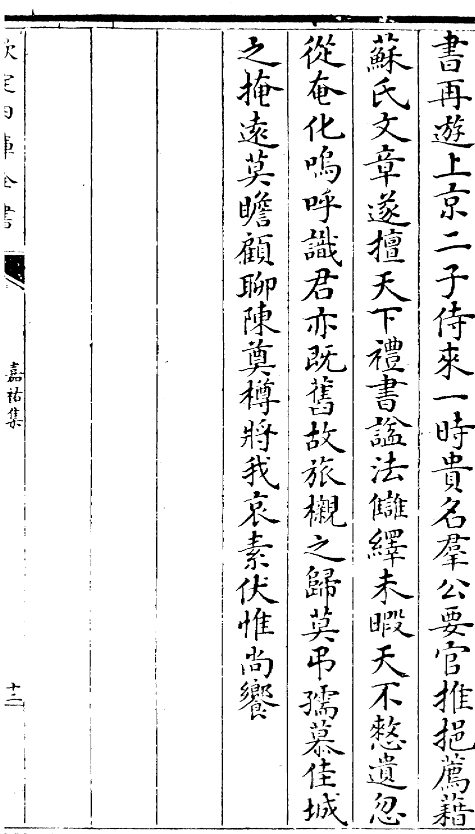
下兮窮幽淡顯先生初時未學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
磨閉戶讀書不知其它後纔數年連舉二科世不見收
歸息岷峨曲陵深淵考槃其邁蓋自刻苦遂躡丘軻百
家紛披諸子森羅習為一途漲為一波洪範史論詆黜
譏訶太玄踦贏自古喑阿先生一言糾謬黜訛世無人
知先生已老宗工歐陽一見歎懊自恨相逢日月不早
攜其文章出力薦導俾纂禮書補綴探討以新大典法
則祖考是時天下朝廷久趨爭傳其文規矩風模父子

赫然聳動賢愚一家三人齊名並驅是以歐陽公誌其墓曰學者多尊其賢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先生為老蘇善評文者亦曰先生歐陽之徒嗚呼先生亦盛乎今無及矣後可繼乎舉世之賢單窮窘促觀其尋常有一而足獨吾先生兼包廣畜溢囷滿槖所求無欲如發寶藏精金瑩玉無所不備兮驚心駭目舉世之人屛筋弱力觀其尋常徐行已踣獨吾先生快勇健特攘袂奮氣萬里頃刻左趨右旋不肆其逼遂窺其奥兮蹈閫入域

宋有天下今五世矣景星屢呈丹鳳屢至流俗慣見不以為瑞惟先生兮離羣絶類世無有兮人知為異太平之祥兮先生是矣景星鳳凰安足數矣天胡不仁兮遽此奪矣嗚呼嗟乎兮斯文已矣自今已去兮不復見矣天下之人徒誦其言思其人仰其餘行而已矣衡論機策前人不到石穴金匱已收遺草禮書謚法世不得傳廣内中秘獨有遺編自當世以及後世始百年以及千年使來者讀是書以濟大道由先生以觀聖賢然後知

蜀之褒雄相如者爲不足貴而千古以下自劒以南獨有先生焉嗚呼宗孟仰先生爲久不得執紼兮從門人之後知先生爲深不得質疑兮破未明之心喪舟沿洄丹旐晝開江水清泠兮峽風吹埃白石磷磷兮蒼山崔嵬天寒歲暮兮增我餘哀再拜柩前兮慘顔傷懷肴盈豆登兮酒盈樽罍音容有無兮怳疑其來杳不可接兮長慟而回嗟嗟先生亦已焉哉

老蘇先生祭文　　張燾


嗚呼蜀山之英岷江之靈積久憑厚而君晚成懷策囊書再遊上京二子侍來一時貴名羣公要官推挹薦藉蘇氏文章遂擅天下禮書謚法䌷繹未暇天不憖遺忽從奄化嗚呼識君亦既舊故旅櫬之歸莫弔孺慕佳城之掩遠莫瞻顧聊陳奠罇將我哀素伏惟尚饗

嘉祐集附録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八 集部

嘉祐集附録卷下

宋 沈斐 輯

老蘇先生會葬致語并口號

蓋聞太上立德貫今古以長存至人無心視死生為一致固當談笑於禍福之際雍容於變化之間日夜相代乎前憂樂不入其舍是何禮存送往語有致哀子産之哭子皮吾無與為善仲尼之慟顔子天殆將喪予秦哀三良齊悼二惠孔門弟子相向而失聲荆州刺史望拜

而墮淚豈不以時乎難得而易失賢者少達而多窮事關興衰禮有哀樂恭惟編禮寺丞一時之傑百世所宗道繇文武之隆學際天人之表漁釣渭上韞六韜而自稱龍蟠漢南非三顧而不起自宋興百載文弊多方簡編具在氣象不振雖作者之繼出尚古風之未還迨公勃興一變至道上自朝廷縉紳之士下及巖穴處逸之流皆願見其表儀固將以為師友而道將墜喪天不假年書雖就於百篇爵不過於九品謂公為壽不登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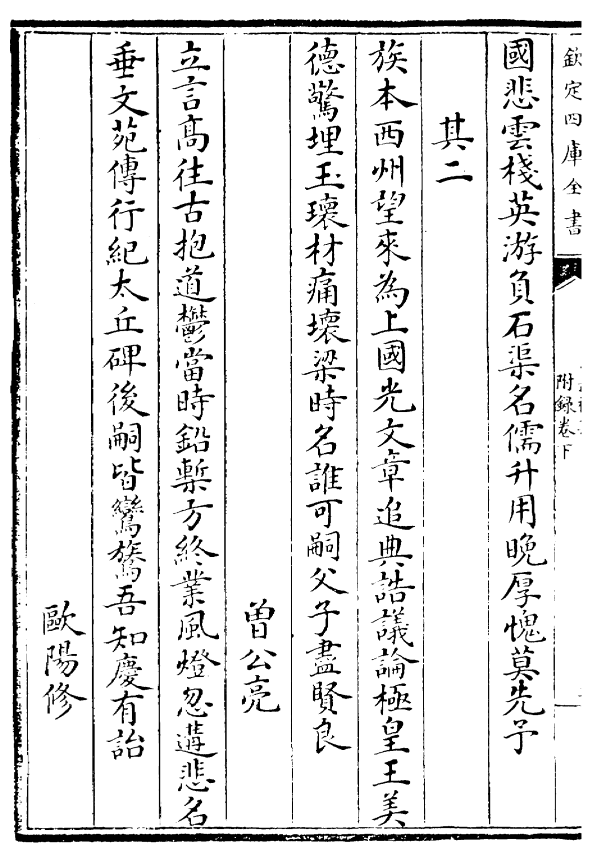
謂公為天百世不亡今者喪還里閭宵會親友頋悲哀之不足假諷詠以紓情敢露微才上陳口號

萬里當年蜀客來危言高論冠倫魁有司不入劉蕡第諸老徒推賈誼才一患獨刊姬謚法六經先集漢家臺如公事業兼忠憤泱作岷江未寄哀

老蘇先生挽詞一十五首

韓　琦

對未延宣室文甞薦子虛書方就綿蕝奠已致生芻故



國悲雲棧英游負石渠名儒升用晚厚愧莫先予

其二

族本西州望來為上國光文章追典誥議論極皇王美德驚埋玉瓌材痛壞梁時名誰可嗣父子盡賢良

曾公亮

立言高往古抱道鬱當時鉛槧方終業風燈忽遘悲名垂文苑傳行紀太丘碑後嗣皆鸞鷟吾知慶有詒

歐陽修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
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
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趙槩

稱味欒城舊唐相味道欒城人也潛光谷口樓雄文聯組繡高論
吐虹霓邊忽悲丹旐無因祀碧鷄徒嗟太丘德位不至
公主

侍從推詞伯君王問子虛早通金匱學晚就曲臺書露

泣時難駐琴亡韻亦踈藏孫知有後里閈待高車

王拱辰

氣得岷峨秀才推賈馬優未承宣室問空有茂陵求玩易窮三聖論書正九疇欲知歆向學二子繼弓裘

王珪

岷峨地僻少人行一日西來譽滿京白首只知聞道勝青衫不及到家榮玄猿夜哭銘旌過紫燕朝飛挽鐸迎天禄校書多分薄子雲那得葬鄉城

本朝文物盛西州獨得宗公薦晁旒禝嗣草儀書未奏

張　燾

茂陵詞客病無瘳一門歆向傳家學二子機雲並雋游

守蜀無因奠尊酒素車應滿古源頭

鄭　獬

豐城寶劒忽飛去玉匣靈蹤自此無天外已空丹鳳穴

世間還得二龍駒百年飄忽古無奈萬事凋零今已殊

惆悵西州文學老一丘空掩蜀山隅

蘇頌

觀國五千里成書一百篇人方期遠至天不與遐年事業逢知己文章有象賢未終三聖傳遺恨掩重泉

其二

常論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義更相親痛惜才高世齊名蒂滿巾又知餘慶遠二子志經綸

張商英

近來天下文章格盡是之人咳唾餘方喜丘園空繐帳

何期簫吹咽轜車一生自抱蕭張術萬古空傳揚孟書

大志未酬身已没為君雙淚溼衣裾

姚闢

持筆游從已五年忽嗟精魄已茫然茂陵未訪相如藁

宣室曾知賈誼賢薤露有歌悽曉月絳紗無主蔽寒烟

平生事業文公誌應許鄉人白玉鐫

其二

羇旅都門十載中轉頭浮宦已成空青衫暫寄文安籍

白社長留處士風萬里雲山歸故國一帆江月照疎蓬

世間窮達何須校只有聲名是至公

薦表　　　　　　　　　　　　歐陽修

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

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

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

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

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

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
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
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
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
十二篇辭辯宏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
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
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二篇臣謹
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

謹具狀奉聞伏候敕旨

墓表

張方平

仁宗皇帝嘉祐中僕領益郡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請問蘇君之為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為亢者也為乎緼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也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

如也聽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四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注於海源也委也其無間斷也因謂蘇君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善敘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遊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為未始見夫人也目為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

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然
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禮廢闕琦為大禮使事從
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
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為稍省其過甚
者及先生没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
愧莫先於余者矣先生亮直寡合有倦遊之意獨與其
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勝會自有孔顔之樂一廛
一區侃侃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

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集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爲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寺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三子澹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官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没始讀

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學猶未知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絶賓友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憂患死則收卹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遊

而安石亦頗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姧一篇見第九卷當時見者多為不然曰噫其甚矣先生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嘗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哉嘗試評之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初君將遊京師過益州與僕别且見其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從

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以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為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為國士仁宗時海内乂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鴈不至有巖谷奉嘗特召已為異禮屬之論撰臺諫之懈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别傳存焉今舉始

卒之大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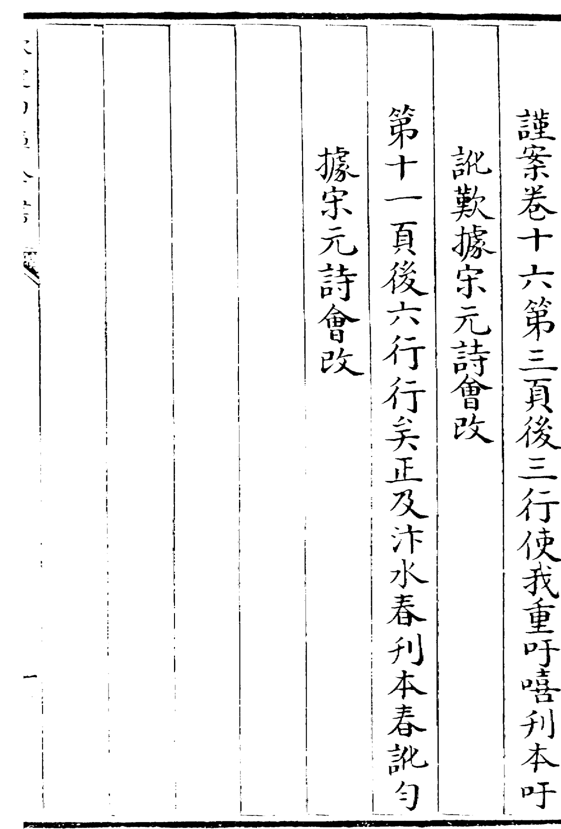
東坡謝張太保撰先人墓表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奸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汩没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有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奸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惟明公一見

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册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没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人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所以作而軾之所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淡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大小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唯先人而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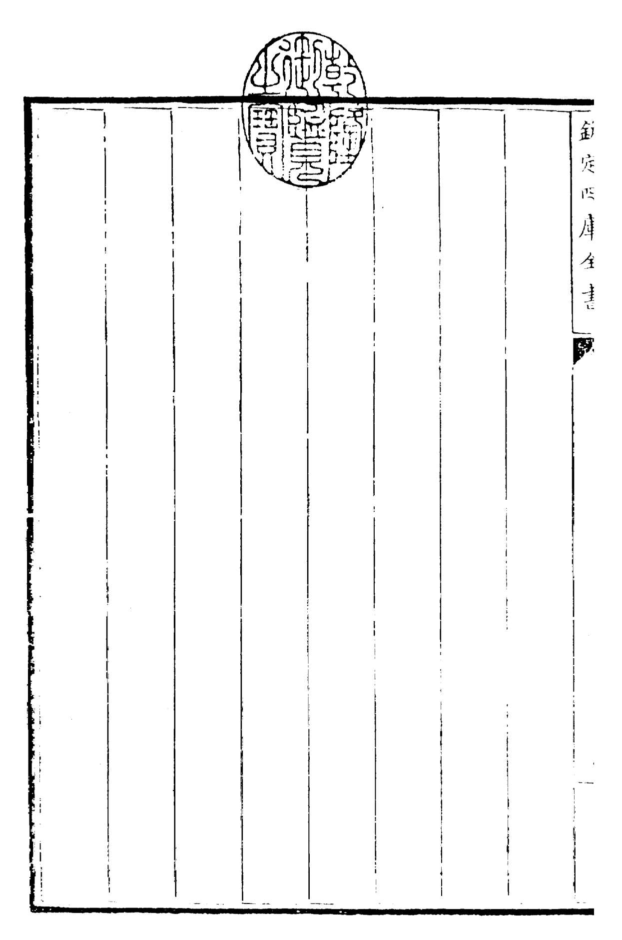
跡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
二不宣軾再拜

嘉祐集附録卷下



謹案卷十六第三頁後三行使我重吁嘻刊本吁訛歎據宋元詩會改

第十一頁後六行行吴正及汴水春刊本春訛匀據宋元詩會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錄貢士臣李廷對

謄錄監生臣李廷讓